

日治時期祭典節慶中的神將與假裝行列

文·圖片提供／林承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所副教授）



▲漢人社會的神將遶境。（圖片提供／埔里圖書館）

「裝扮」為人類文明發展一個重要的階段，意指人們透過衣著、化妝、裝身物等物件色料加諸於身體的做法，不論是身體的穿戴、色彩圖文的描繪，或是人形裝置的操演，都屬於裝扮文化。

探求從裝扮至變裝這些行為背後目的，不外乎追求美觀、彰顯身分地位，此外也與宗教信仰緊密結合，這點散見於各國的宗教儀式、祭典節慶、民俗行事。例如，廣泛流傳於臺灣民間的謝范將軍、千里眼·順風耳、三太子等各式神將·大神尪·將爺，或由人扮演的八家將、什家將、官將首、八將等裝神扮將傳統，即為代表。事實上，日治時期臺灣還存在另一種從日本傳入的假裝行列，在特定節慶期間由人裝扮進行的變裝展演。臺灣的神將與日本的假裝行列，兩者雖在裝扮對象、表現形式略有差異，不過都是透過裝扮達

到變身的作法，構成日治臺灣獨特的祭典風貌。

傳承於漢人社會中的神將

臺灣民間迎神廟會中，伴隨鼓吹、鑼鼓聲跨步而行的神將，其斗大的軀體、略顯誇張的動作往往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當神將一套上身，人們即變身為威風凜凜的謝范將軍或千順將軍。這種在民間信仰祭典廣泛傳承的神將傳統，以及由人直接扮演的家將與各式藉由形象裝扮的陣頭，廣泛傳承於臺灣各地。

神將在臺灣歷史上的傳承發展，推測至少上溯至清代，這點從北部最具歷史的靈安社成立時間即可印證。位於臺北大稻埕的靈安社，創立於1871年（清同治10），是清末大稻埕居民為參與霞海城隍祭典所籌組的子弟軒社，當年特地前往中國福州訂購謝范將軍神將，作為迎神之用。諸如此赴福州訂購神將的情形在日治時期仍存在，例如新莊地藏庵一對謝范將軍神將，即是辜顯榮於1911年（明治44）購自福州，為還願所捐。1914年（大正3），宜蘭城隍廟信徒為參與迎神遶境，也前往福州訂製一對謝范將軍神將。同期，享有「神將窟」美譽的蘆洲，盛傳神將文化源自福州師傅來臺兜售；1921年（大正10）蘆洲當地的子弟軒社樂樂樂為購置神將，遠赴福州購得「甘輝」、「萬禮」神將頭，回臺組裝。1924年（大正13）大龍

峒德樂軒也從中國購置楊李二將軍贈予保安宮，作為保生大帝遊境之護駕神將，以壯觀瞻。

除上述外，透過若干傳承資料可知，至少在這百年間，組裝神將於廟會時參與祭典遶境出巡，平時則供奉於廟內的做法，已廣泛傳承於全臺。這種由人套上巨型神偶加以行走擺動，滿足宗教信仰所需的文化表現，可謂清代延續至今臺灣社會最廣泛傳承的裝扮文化。另一種雖同樣由人裝神扮將，則是透過打臉彩繪面容、穿著神袍、持法器的方式假裝變裝，這種類型以八家將、官將首為代表；其他如打臉宋江陣、水族陣、原住民歌舞陣或戲臺扮仙等也是視為該文化的一環。

日本人帶來的假裝行列

自1895年起長達半世紀的日本統治期間，日本人隨著海外殖民體制前進臺灣，在漢人、原住民構成的傳統社會結構下，因治權落實、人群流動、商業往來、宗教傳布等諸多途徑，日本人的風俗慣習、生活方式、祭典模式，相繼在臺灣各地生根。「假裝行列」這種透過衣著、化妝、裝置來假扮外貌，作為喜慶、宗教、體育活動等，有如陣頭般的團體表演形式，至少在1905年即被傳入臺灣。當年《臺灣日



▲裝扮日本歷史人物的假裝行列。

日新報》即曾報導戰地假裝行列的新聞，指出為慶祝日本海戰勝利與司令部動員滿周年，日本舉行傳統戰盔甲冑的假裝行列，作為慶賀活動；同年



▲中壢神社祭典的假裝行列。

底，臺灣各界也為歡迎總督兒玉源太郎從日俄戰爭滿州軍總參謀長之職歸來，大肆舉行歡慶活動，假裝行列與煙火燃放共列為慶祝活動之一。

這種型態的假裝行列廣泛流行於軍隊各種紀念活動，如1907年的陸軍紀念日，由軍人分組裝扮舉行假裝行列，作為當天的餘興節目；其中以扮演大久保彥左衛門之登城與達摩的隊伍演出最滑稽。相似的做法也出現於同年臺南舉行的軍旗祭，由官民裝扮的假裝行列，與臺灣戲曲、煙火、相撲、競馬、藝妓手踊共同作為慶典的歡慶活動。

當時假裝行列的扮演，並不限定政府機關、軍隊的慶典餘興，1907年臺灣總鎮守臺灣神社祭典的周邊慶祝行事中，便出現日本人變裝成臺灣當地人參與祭典的情形；又1911年在臺南共進會辦理的提燈遊行活動中，假裝行列成為最出色的演出項目；同年在臺中一場慈善演藝會上，當地仕紳扮演起假裝行列，與洞簫琴合奏、筑前琵琶、劍舞、謠曲等共同在臺中戲園演



▲日治時期慶祝商店開幕的假裝。(圖片提供／埔里圖書館)

出。另一方面，假裝行列在當時也成為商業廣告的手法，臺南就出現結合音樂隊與假裝行列組成隊伍，遶境市街宣傳大特賣的做法。

1915年逢大正天皇即位典禮，臺北市內舉行各種奉祝活動，其中，武者行列、七福神行列等假裝演出，與臺灣人的鑼鼓演奏、藝旦蜈蚣閣，讓這場奉祝會顯得熱鬧不已。而在中壢奉祝會上也出現日本男女組成假裝行列，一團60人拉山車繞街遊行；並衍生出「尋找變裝者」，運用假裝、變裝的轉換，提供民眾找尋變裝者，類似貓捉老鼠的趣味遊戲。

假裝行列在臺灣各地的傳承發展，在1920、30年代皆延續日本統治初期的模式，在官方各種紀念日可見打扮成雄壯威風的軍人、赤穗義士、武士、騎兵等假裝；在神社祭典上，假裝行列的題材往往還特別追求趣味珍奇，如裝扮成外國人、生蕃、護士、僧侶、猿迴，以及日本傳統喜慶角色的七福神、福助、達摩不倒翁、浦島太郎、桃太郎等角色。而競爭獎勵制度也成為假裝行列傳承發展的重要機制及助力，人人發揮創意及天馬行空的想像，打造最具特色，令人驚奇、會心一笑的設

計，成為日治時期假裝行列發展的一大特徵。這樣的社會風氣也逐漸吸引臺灣人參與假裝行列，譬如1925年臺北萬華地區居民組成委員會發展假裝行列，便以50匹馬組成三國志題材的假裝行列。此外，西門市場內的臺灣人魚商也為了推出浦島太郎、龍宮乙姬的假裝，每晚在市場內練習歌謠以備踩街巡行時演出。

結語

不論是在百年前的日治時期或今日的臺灣社會，祭典節慶都是民間社會不可或缺的傳承文化。可惜的是，臺灣社會過去因欠缺對日治時期生活情境的完整理解，普遍抱持著被異族統治、殖民同化、歧視壓迫等刻板印象來看待那段歷史。事實上，日治時期的臺灣祭典節慶所呈現的是多元而豐富的樣貌，如神將與假裝行列時而並行發展，時而結合呈現。戰後至今，臺灣各地的祭典中仍可見穿著日式祭典服（法被）、抬著日本風神轎（御神輿），還有隨著日本風歌謠翩翩起舞的「素蘭出嫁陣」。這些日本元素如何在臺灣民間祭典中傳承延續，從當年互榮共存的裝扮文化，到今日仍活躍於民間祭典的日本風陣頭，提供了另一面理解臺灣文化傳統的可能。☞



▲戰後延續傳承的裝扮文化。(圖片提供／埔里圖書館)